
《謊然大誤》

冥河畔，一個銀鬚皓髮的老人駕著小舟駛近，呼喝道：「惡鬼們呀！都是罪有應得！不要奢望重見天日，我將你們渡到彼岸，永恆的黑暗中，哪兒只有寒冰烈火！」

——但丁《神曲》

黃河九天上，人鬼瞰重關。長風怒卷高浪，飛灑日光寒。
峻似呂梁千仞，壯似錢塘八月，直下洗塵寰。
萬象入橫潰，依舊一峰閒。

仰危巢，雙鶴過，杳難攀。人間此險何用，萬古祕神奸。
不用燃犀下照，未必飲飛強射，有力障狂瀾。
喚取騎鯨客，搥鼓過銀山。

——元好問【水調歌頭賦三門津】

人物

九天君 不修邊幅的中年書生，正在朗讀一篇自己創作的故事。

燃犀人 一個老人，愛說故事、同時扮演故事中的人物。

騎鯨客 一個華貴的公子，愛聽故事。

三人在一條大河邊，說演故事，等待擺渡人。

人物造型古意盎然，但不特定時代。

時空

河邊荒地，高高低低的臺階。

背景顯現一巨幅古地圖，不確定地點。像是拼圖，不同段落顯現不同區塊，隨劇情漸漸顯出全貌。

· 楔子 ·

（黑暗中傳來音樂聲，輕柔但略帶詭異。）

（舞臺一角亮起。）

（一個中年書生，九天君，自得其樂地朗讀一篇自己寫的文章。）

九天君：我家住在一座古城西門內。古城踩著龜、蛇二山，建構城垣，成玄武之勢。蛇山，咬著南門邊的城牆，出南門，沿著城牆走，便可來到東門，順著東城牆走，自然而然來到龜山腳下，一環旋，潭水就在眼前，潭中有雙塔。

說是古城，即是意味著，它以前就在那兒的。水淹過、沙掩過、煙塵籠罩、烈日曝曬，是個什麼的出口，亦或是入口。

原本也該有個名字，只是被遺忘了。曾有的喧騰，寄存在壁縫中，用沉默，述說著曾有的光豔虛華。

住在這裡的人，是最後一批被暫放在孤城的過客。

燈火亮起，啟人疑竇？是執迷的守城者？還是死心塌地的等候？

一座城，總該有它的故事。怎樣活過的一群人，能讓自己的古城，成為一

則故事？無解的沉默，佇立的淒涼。要用什麼浮誇的謊言，為它編一個荒蕪的故事？

我在兩塔之間佇立良久。潭中，一隻小烏龜剛好浮出水面，扭頭看著我，彷彿來赴累世之約。我眼中看是龜，龜眼中看是我。探手入水，牠划呀划，停在我掌中，縮起頭腳。

端著烏龜，進塔逛逛，塔中有壁畫「地獄十殿閻羅」。秦廣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閻羅王、卞城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、轉輪王。逛出塔外，猶豫是否該繼續帶著這隻縮頭烏龜，牠彷彿探知了我的腦波，突然冒出頭腳，亂撥亂划，嚇我好一大跳！手一鬆，撲通！落入潭中，化龍而去！

與潭水相連的是古城北門，自西、由南、而東、到北，繞城一圈。進了北門，順著西牆護城渠走，就是我家。

（音樂聲揚起，詭異的感覺更濃厚了。）

（燈光變化，背景幕上的色塊浮現出來。）

一·【鬼門·十三娘】

（燈光變化完成，色彩繽紛。焦點仍在舞臺一角，九天君接著說。）

九天君：在宮廷裡住著的戲子，都是皇帝的奴僕。皇帝要聽音樂，他們要伺候，皇帝要玩樂，他們要伺候，皇帝要睡覺，他們要伺候，甚至，就算皇帝死了，也要他們伺候。

但是，就有那麼兩個男女戲子，操守不正，互相曖昧，居然敢眉來眼去、私通款曲。打從十歲坐科受訓，這對男女，就兩小無猜、有說有笑，種下了日後暗結私情的種子。

男的，叫李九郎，女的，叫徐十三娘。李九郎是樂工，吹管、絲弦、鑼鼓，樣樣精通。十三娘是舞者，軟舞、健舞雙絕。

十三娘打從選進教坊那天起，就被指定隨侍皇陵，白話說，就是皇帝死後，她得要陪葬。

自春秋戰國以後，歷朝歷代，明的，是沒有殉葬制度，但是其實，嬪妃、奴僕可以「自願」殉葬，只要自願，他們的父親、兄長就能得到好處，或許是金錢、或許是官職。總之，就有許多的父親、兄長，代表年幼的女兒簽下了「自願殉葬」的切結書。

有個地方諸侯造反了，殺進了京城，皇帝倉皇逃跑，宮中的女人、奴僕，一部分「自願」保駕，陪著皇帝跑，一部分「自願」盡忠，死在皇宮裡，一部分「自願」被俘虜，成了叛亂者的戰利品。有很小的一部分，其實只有少數幾個人，得到上天的眷顧，他們自己逃跑，跑到遙遠、偏僻、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，隱姓埋名，打算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下半生。

李九郎，和徐十三娘。

（燈光變化。舞臺主表演區顯現為高高低低的臺階，背景幕上的光影色塊，看似地圖，但不確定地點。）

（老人「燃犀人」與貴公子「騎鯨客」，閒散聊著。）

燃犀人：我愛玩兒。

騎鯨客：都玩兒些什麼？

燃犀人：表演藝術。

騎鯨客：什麼叫表演藝術？

燃犀人：舉凡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戲曲、說唱、曲藝、戲法、魔術、特技、武術，當著觀眾的面前表演，呈現才藝的各種型態，統稱為表演藝術。

騎鯨客：您說明得非常籠統，我一點兒也沒明白？

燃犀人：怎麼不明白？

騎鯨客：因為我不懂表演。

燃犀人：怎麼可能！

騎鯨客：因為我最痛恨那種在人前人後裝模作樣的人。

燃犀人：這話從您嘴裡說出來，不大搭調。

騎鯨客：為什麼？

燃犀人：就我對您的觀察，恐怕是我所見過，最裝模作樣的人了。

騎鯨客：我是不得已呀。

燃犀人：哦？

騎鯨客：當今這個世道，人，不能暢所欲言。要看場合，要看對象，要看立場。說點話，寫點字，小心會遇到對頭人，輕的，壓制你出不了頭，重的，找機會砍你頭。

燃犀人：你這麼覺得？

騎鯨客：因此，裝模作樣，恐怕是生存之道啊。

燃犀人：那麼，看起來，還是古代比較浪漫。

騎鯨客：說點古代的事情，也比較安全。

燃犀人：古代的表演藝術發展，官方的政策站了很重要的地位。

騎鯨客：哦？

燃犀人：設置在中央政府的教坊，是訓練人才、創作作品的核心機構。

騎鯨客：梨園教坊。

燃犀人：音樂、舞蹈、戲曲、說唱，各種節目都出自教坊。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古代宮廷表演藝術，最主要的項目，還是舞蹈。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舞蹈，可分為「軟舞」、「健舞」兩大方向。

騎鯨客：軟舞我知道。

（騎鯨客做出扭動身體的動作，頗猥褻。）

燃犀人：您這是幹什麼？

騎鯨客：軟舞嘛不是？

燃犀人：您這是軟舞啊？我看是沒骨頭，軟蟲！

騎鯨客：怎麼說話的？

燃犀人：軟舞，是輕盈柔美的舞蹈，好比有名的《綠腰》，是女舞者的獨舞，節奏由慢到快，表現溫柔的美感。

騎鯨客：是這樣啊？

燃犀人：另一種是「健舞」。

騎鯨客：賤舞我就懂了。

（騎鯨客做出扭動身體的動作，更顯低劣。）

燃犀人：停停停！幹什麼？

騎鯨客：夠不夠賤？

燃犀人：不是這個「賤」。

騎鯨客：那是射「箭」？舞「劍」？

燃犀人：都不是，是健康的「健」。

騎鯨客：什麼意思呢？

燃犀人：健舞融會了武術，表現出肌肉的彈性與速度感。非常有名的《劍器》，就是「健舞」。

騎鯨客：《劍器》？寶劍的「劍」？

燃犀人：沒錯。

騎鯨客：那你還說健舞不是舞劍。

燃犀人：這就是一般人的迷思，望文生義。《劍器》，是曲子名，確實是以寶劍作為一種引導想像。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但是舞蹈的時候，舞者手中沒有寶劍。

騎鯨客：那拿什麼？

燃犀人：綵帶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草書大師張旭，看了著名舞者公孫大娘舞《劍器》，得到了跨界靈感，創造出新的書法。

騎鯨客：哦？

燃犀人：看看張旭的書法，就知道《劍器》是怎樣的舞蹈。

騎鯨客：怎樣呢？

（燃犀人舞蹈，做出許多手臂旋轉、擺動、繞圈的動作。）

燃犀人：看出來了嗎？

騎鯨客：綵帶舞？

燃犀人：對了，所謂《劍器》，是綵帶舞。

騎鯨客：今天還長見識了。

燃犀人：這是號稱「皇家表演藝術學院」的梨園教坊，認證過的。

騎鯨客：官方認證？

燃犀人：官方認證。

騎鯨客：什麼都由官方控制，恐怕不太妙。

燃犀人：古代表演藝術的興盛，與政府的文化政策、人才培育息息相關。

騎鯨客：哦？

燃犀人：好比說在我們這個故事裡的兩個人物。

騎鯨客：誰？

燃犀人：一對自小一塊兒練功、一塊兒長大的梨園子弟，男的叫李九郎。

騎鯨客：在家排行老九？

燃犀人：古人的習慣，同輩堂兄弟，總論長幼排序，他是李家的第九個男丁。

騎鯨客：這樣。

燃犀人：女的叫徐十三娘。

騎鯨客：徐家的堂姐妹，排序第十三。天哪！很多欸，怎麼養？

燃犀人：所以送到梨園了嘛。

騎鯨客：喔。

燃犀人：兩人相依相伴，一塊兒長大，日久生情，長到了十幾歲，更加按捺不住。

騎鯨客：青春期了。

燃犀人：男女有別，李九郎經常徘徊在女生宿舍外頭，只為看見窗簾掀開，十三娘對他遙望，淺淺一笑。

騎鯨客：好卑微的願望。

燃犀人：李九郎寫了一首詩，送給十三娘。

騎鯨客：什麼詩？

燃犀人：「閨閣空企望，簾兒半掩開，忽見月影動，疑是曦風來」。

騎鯨客：挺抒情的。

燃犀人：還譜了曲，十三娘按照詞曲意境，編成了舞。

騎鯨客：他們情投意合呀。

燃犀人：再怎麼多情，也是奴隸，完全沒有自由。

騎鯨客：誰的奴隸？

燃犀人：他們是宮廷裡的樂師、舞者，是皇帝的奴隸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提起當今聖上，也是個奇葩。

騎鯨客：怎麼說？

燃犀人：先皇駕崩當晚，還在彌留之際。當時皇帝還是太子爺，正逢三十大壽。

騎鯨客：三十歲？不算什麼。

燃犀人：你不算什麼！太子爺自己很重視，安排了酒宴、歌舞，要酒池肉林、通宵達旦。

騎鯨客：爸爸快死了，這樣不好吧？

燃犀人：就有像你這樣不知趣的大臣，向太子建言，太子聽了不高興，說道，「既然你這麼忠心耿耿，不如就代表本宮，跪在父皇寢宮外，為父皇祈福。」

騎鯨客：怎麼這樣啊？

燃犀人：眾位大臣紛紛附議，都請太子不要舉辦壽宴。

騎鯨客：生日趴要停辦，很傷心。

燃犀人：太子爺說「那好吧，既然眾卿家想法一致，那就都滾出去跪著吧。」

騎鯨客：這太那個什麼了吧？

燃犀人：那個什麼？

騎鯨客：那個那個……太混帳了吧？

燃犀人：混帳的還在後頭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外頭下著大雨，武將統統在廣場罰站，文官統統在皇帝寢宮罰跪。

騎鯨客：都沒人啦？

燃犀人：壽宴照常舉辦。

騎鯨客：誰來呀？

燃犀人：太監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太子命令太監們坐在文武百官的位子上，欣賞表演、飲酒作樂。

騎鯨客：都亂了。

燃犀人：太監們都是奴才，淨說些「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」的廢話。

騎鯨客：也只會說這個。

燃犀人：奇蹟發生了！

騎鯨客：什麼事情？

燃犀人：還不到午夜，先皇駕崩了。

騎鯨客：死了也好。

燃犀人：啟動接班機制，太子立刻登基。

騎鯨客：登機？飛去冰島！雷克雅未克。

燃犀人：登上皇位，當皇帝。

騎鯨客：那個登「基」。

燃犀人：既然武將在罰站，文官在罰跪，乾脆就把各種官位，直接封給太監。

騎鯨客：什麼？

燃犀人：現場正在表演的宮娥采女，年輕的、他看上的，直接封賞，住進三宮六院。

騎鯨客：這太混帳了。

燃犀人：年長的，皇帝看不上的，就簽署「自願殉葬」。

騎鯨客：什麼？

燃犀人：就是皇帝死了，要跟著陪葬。

騎鯨客：這還有自願的？

燃犀人：只要自願，家人就能得到好處。

騎鯨客：想必有不少人「自願」。

燃犀人：但也得看這個皇帝，怎麼死？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登上皇位不到一年，地方諸侯造反，殺進京城。

騎鯨客：哎喲！

燃犀人：皇帝倉皇逃走，幾個太監護著，躲在鄉下。

騎鯨客：喔。

燃犀人：嚇壞了，什麼也吃不進去，吃了就吐。原本拉屎、後來拉稀、轉為拉水、最後拉出來的是血。

騎鯨客：完蛋了。

燃犀人：這也是對先皇不孝的報應。

騎鯨客：剝血而亡，不是什麼福報。

燃犀人：這對十三娘而言，是個大好的機會。

騎鯨客：怎麼？

燃犀人：她趁著大批皇家奴僕轉移之際，抓緊了空隙，帶著李九郎，跑了！

騎鯨客：跑得好！怎麼……是女的帶著男的跑？

燃犀人：十三娘是舞者，身體強健，李九郎是音樂家，是個文弱書生。

騎鯨客：喔，沒想到。

燃犀人：十三娘的輕功底子好，很快地就帶著情郎，跑到杳無人煙的深山裡，結草廬隱居。

騎鯨客：千萬要躲好。

燃犀人：兩人自拜天地，做了夫妻，種菜、種瓜，自給自足。

騎鯨客：得償夙願。

燃犀人：如此一年過去，眼看九郎的生日要到了，十三娘想給他縫一件新衣。

騎鯨客：逃難中，還要過生日呀？

燃犀人：而且，自己在害喜，還沒有告訴丈夫。

騎鯨客：有啦？

燃犀人：一切待產應用物品，也要準備。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於是，悄悄地跑了一趟鎮上，去裁布。

騎鯨客：到人多的地方要小心。

燃犀人：就那麼巧！遇到宮裡的大太監，正在抓人。

騎鯨客：一年了，還在抓人？

燃犀人：當時跑了不少人嘛。

騎鯨客：好嘛。

燃犀人：迎面撞見十三娘，一把抓住，用繩子捆了。

騎鯨客：糟糕。

燃犀人：（學太監）「哼！妳這個奴才，列在先皇陪葬名冊上，不盡忠職守，還敢逃跑！」

騎鯨客：還要抓去殉葬啊？

燃犀人：十三娘不哭不鬧，保持冷靜，等候時機。

騎鯨客：對，重大事故發生，保持冷靜很重要。

燃犀人：一隊人馬經過一處山澗，不遠的地方，有個斷崖。

騎鯨客：她想…

燃犀人：突然一個暴跳，使出了《劍器》舞蹈中的一個高難度動作，「雷霆震怒」，三百六十度旋轉中，同時震斷繩索，變成兩條長帶，仍然繫在手腕上。

騎鯨客：厲害！

燃犀人：大太監和隨行的兵士，只知道這徐十三娘是梨園子弟，並沒有看過她的表演，不知道她的本事。

騎鯨客：沒有藝術涵養。

燃犀人：一時嚇傻了，眼睜睜看見十三娘奔向斷崖，一躍而下！

騎鯨客：哎呀！

燃犀人：這時，使出了絕招。

騎鯨客：還有絕招？

燃犀人：是《劍器》舞當中，最難的動作，每一百個梨園子弟，難得有一兩個能領悟、練成。十三娘偷偷練會，從來沒有顯露施展過。

騎鯨客：是？

燃犀人：「羿射九日」！

騎鯨客：這是？

燃犀人：顧名思義，后羿射下九個太陽。舞者手中的綵帶，快速旋轉飄飛，同時拋向九個方位。

騎鯨客：這太不可思議了！

燃犀人：手中繩索搭在峭壁突出的樹梢，如此重複動作，直到安全抵達谷底。

騎鯨客：成功了。

燃犀人：十三娘回到家中，只說摔了一跤，絕口不提太監。

騎鯨客：免得丈夫擔心。

燃犀人：幾個月之後，兒子出生了。

騎鯨客：恭喜恭喜！

燃犀人：一出生就會笑，笑聲清脆噹噹，像是敲響雲鑼。

騎鯨客：可愛的孩子。

燃犀人：徐十三娘與李九郎，還有他們的兒子，小雲鑼，一家人從此幸福快樂地生活著。

（頓。）

騎鯨客：說完啦？

燃犀人：您感覺呢？

騎鯨客：很久沒有聽到這麼平板的故事了，有點無聊欸。

燃犀人：如果你覺得無聊，恭喜恭喜！這叫做幸福，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。

騎鯨客：就算是日常生活，也該有點情趣，故事這麼平鋪直敘，很不精彩欸。

燃犀人：人生還是平凡踏實的好。李九郎在妻子平常用的手帕上，題下她們的訂情詩，「閨閣空企望，簾兒半掩開，忽見月影動，疑是曦風來」。

騎鯨客：故事如果就這樣結束，我掐死你！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幹嘛呀？

騎鯨客：想要聽點刺激的。

燃犀人：想要刺激的？

騎鯨客：只有剛才跳崖的時候，有一點點高潮，還有皇帝剄血而亡，有一點點好笑，其他都很平。

燃犀人：讓您嫌棄了？

騎鯨客：不敢這麼說，但有更多的期待。

燃犀人：要刺激的？

騎鯨客：啊。

燃犀人：來了。

騎鯨客：儘管來。

（略一停頓。）

燃犀人：來了一個遊方道士，看上去總有七十多了。

騎鯨客：老道士。

燃犀人：一身灰袍，手執拂塵，肩上一個瘦瘦的褙襖，背上一柄古樸的寶劍。

騎鯨客：行走江湖。

燃犀人：鶴髮童顏，仙風道骨。

騎鯨客：氣色很好。

燃犀人：神情歡愉，紫氣東來。

騎鯨客：道行高深。

燃犀人：老道士來在李九郎的菜園外，望向他們家屋頂，表情嚴肅，不說話。

騎鯨客：怎麼啦？

燃犀人：煞氣沖天。

騎鯨客：為什麼呢？

燃犀人：李九郎正在菜園忙著，看見老道士，過來見禮，「道長請了。」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老道士還禮，對九郎說：「觀察施主氣色，家中頗有事故，家裡還有什麼人？」

騎鯨客：還有老婆、兒子。

燃犀人：可否引見？

騎鯨客：好嗎？

燃犀人：李九郎引老道進屋，老道士一見到十三娘，大喝一聲，「在這兒幹什麼呢！」

騎鯨客：什麼意思？

燃犀人：十三娘心知肚明，便對丈夫說，「道長路上辛苦，去煮碗素麵。」

騎鯨客：很體貼。

燃犀人：丈夫離開，十三娘對著老道士，雙膝跪倒，盈盈下拜。說道「弟子貪戀人世，完全因為捨不得夫妻恩情，並非有意加害他人，望道長諒察。」

騎鯨客：啊？說什麼？

燃犀人：老道士說，「人鬼殊途，既已變鬼，就該遠離塵世，酆都候審，再往六道輪迴發落。似妳這樣，人鬼共榻，纏綿於夫妻恩愛，成何體統？」

騎鯨客：十三娘，已經……

燃犀人：原來那日十三娘縱身一跳，並沒有安全搭在樹梢，而是墜落谷底。

騎鯨客：那怎麼能……

燃犀人：全靠著堅強的信念，對丈夫的堅貞愛戀，一口真氣不散，聚集魂魄，回到丈夫身邊，再續情緣，還生下了兒子。

騎鯨客：這也太奇了！

燃犀人：有道是「事不奇，則不傳」。有一些人的生命，就是精彩的故事。

騎鯨客：是。

燃犀人：老道士說，「妳待在這兒，終究不是辦法，時間長了，妳的丈夫、孩子，都要受到影響，都活不長呀！」

騎鯨客：哎呀……

燃犀人：十三娘傷心不已，懇求道，「望道長高抬貴手，再寬限些時日？」

騎鯨客：是呀，這個要求不過份。

燃犀人：老道士臉色跟銅汁灌的似的，僵硬不動。

騎鯨客：不通人情。

燃犀人：十三娘再求道，「就請給一炷香時限，容弟子道別？」

騎鯨客：給點兒寬容吧？

燃犀人：老道士慨嘆一聲，轉過頭去。

騎鯨客：這是……准了？

燃犀人：十三娘用淡淡的墨色，在一張薄紙上，寫一封絕筆信，留給丈夫。

騎鯨客：怎麼寫的？

（燈光變化。舞臺一角，九天君現身。）

九天君：（讀信）「九郎夫君如晤。

八年同窗，十年同臺，三年共枕，二十一載情意綿綿。

我們同門學藝、同臺演出，更有奇特的機緣，做了夫妻。但你知道，與你相處的二十年歲月裡，最美的一刻，是什麼時候？

是在路上，我們終於遠離京城的路。眼看著，就要下雪，我們在荒野小道旁，來到一棵老槐樹下，我說餓了，你張開斗篷，把我裹在胸膛，從包袱裡抽出半張乾癟的大餅，掰下一塊，再撕成小片，盈握在兩手之間，用你手心的溫度，暖熱了餅。一口一口地，餵我。那時我就決定，往前去，無論前途凶險，無論是死是活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

老天可憐，給了我們三年的夫妻緣分，看看時辰也就要到了。小時候，第一次在梨園相見，我的心，突突地跳，就知道我們塵緣不淺。現今雖然只是一縷未散的幽魂，想起你來，還感覺自己心在跳。一輩子跟了你，無怨無悔。但盼望教養我們的孩子，長大成人，千萬做一個普通人、莊稼漢，不要追求名望、不要炫耀才華，安安穩穩，做一個平凡的幸福人。

此去陰陽兩隔，再不能相見。我在轉輪王處，必不喝忘魂湯，必要在下一次轉世，找到你、認出你，再續夫妻情緣。

知疼照熱，不能隨侍，但盼珍重。

妾，十三。」

（燈光變化，焦點轉回臺中央的二人。）

燃犀人：十三娘擱下筆，從懷裡掏出那塊題著詩的手帕。

騎鯨客：李九郎當年寫的。

燃犀人：（讀詩）「閨閣空企望，簾兒半掩開，忽見月影動，疑是曦風來」。

騎鯨客：他們的定情詩。

燃犀人：攤開手帕，連同絕筆信，一塊兒壓在硯臺下。

騎鯨客：最後的道別。

（略一停頓。）

燃犀人：不一會兒，李九郎端了熱湯麵回來，發現人已走了。

騎鯨客：晚了一步。

燃犀人：細細讀了妻子留下的信，不免痛哭失聲。

騎鯨客：也是個多情種。

燃犀人：老道士收了十三娘的魂魄，念動經文，請來太乙救苦天尊，接引而去。

騎鯨客：功德無量。

燃犀人：李九郎單親撫養小雲籬，讀書、識字，耕田、栽種，打拳、練劍。

騎鯨客：都是好事情。

燃犀人：絕對不准碰動樂器、不准手舞足蹈。

騎鯨客：不准學藝術。

燃犀人：小雲籬長大了，進京趕考，高中第九名進士。

騎鯨客：出頭了！

燃犀人：當時已經改朝換代，新皇帝英明仁德，在瓊林大宴新科進士們。

騎鯨客：君臣同樂。

燃犀人：宴席間，梨園子弟們歌舞、歡唱、奏樂。

騎鯨客：很熱鬧。

燃犀人：皇帝呼喚「哪位愛卿能即席寫歌，教會戲子演唱，有重賞！」

騎鯨客：這很難吧？

燃犀人：小雲籬二話不說，提筆就寫，抓過一柄琵琶，撥動四弦……

騎鯨客：他怎麼就會？他爹不是不讓他學嗎？

燃犀人：對某些人而言，有些事，根本從娘胎裡帶來，天生就會。

騎鯨客：再怎麼堵，也堵不住他的命運。

燃犀人：皇帝龍心大悅，封為大學士，內廷行走，要隨傳隨到。

騎鯨客：不派出去當官哪？

燃犀人：皇帝一旦喜歡一個人，往往會耽誤他的前程。皇帝太欣賞小雲籬的藝術才華，也就自動忽略了他的治國才能。

騎鯨客：到底是好是壞呢？

燃犀人：小雲籬，到頭來還是當了一個博學多聞的戲子。

騎鯨客：命啊！

燃犀人：即興作曲，還寫了歌詞。

騎鯨客：是？

燃犀人：「閨閣空企望，簾兒半掩開，忽見月影動，疑是曦風來」。

騎鯨客：同一首？

燃犀人：爸爸寫在媽媽的小手帕上。

騎鯨客：是呀。

燃犀人：李家小雲籬大顯才華，梨園子弟長袖善舞，眾大臣杯觥交錯，皇帝龍心大悅。

騎鯨客：太完美了。

燃犀人：便在此時，一個舞者，約莫十六七歲年紀，一個高跳轉身，三百六十度迴旋，落地，剛好踩到雲籬的袍角，一滑，跌進雲籬的懷中。

騎鯨客：這……

燃犀人：雲籬望著她，她也望著雲籬，整個世界就這麼停了下來。

（長長的停頓。）

（突然遠處傳來人聲嘈雜。）

騎鯨客：怎麼了怎麼了？

燃犀人：河面上好像有船來。

騎鯨客：來接我們的？

燃犀人：不知道。

騎鯨客：應該是我們的船！去看看！

（公子拔腿就跑，下。）

燃犀人：慢著點兒，別跑那麼快。

（老人尾隨在後，亦下。）

（音樂起，燈光變化。）

二·【神門·高飛】

（舞臺一角亮起。說書人九天君在光圈裡。）

九天君：這裡又有一封信，是在一個飛行員的口袋裡發現的。寫給他的妻子。

（伴隨著輕柔的音樂聲，讀信。）

「雙雙吾妻：

要帶著妳們兩個一起飛上天的承諾，食言了。

我既不是最強的山牛，也不是孤傲的大鵬，當然更不是懦弱的四不像。我是一個丈夫、一個父親，一個在關鍵時刻會站出來的男人。

敵人的槍砲，無情地施加在我們身上，把我們像獵物一般，玩弄打殺，我們想躲、我們想逃，但總有人該站出來面對，試著抵抗。

終於明白，我在少年時代的種種荒唐，其實是最好的準備。我熟悉飛行，熟悉天空航道，熟悉江山大地，是時候該把這一切的經驗貢獻出來，為了妳們母女，也為了包含妳們母女在內的，我的同胞。

人的一生，能否說成故事？怎樣活過的人，敢說自己的生命，是一則故事？我的故事只說給妳聽，有妳陪我笑、陪我哭、陪我甜美、陪我心痛。夠了，我心滿意足。

但願我的努力，所帶給妳們的，是山巒、小河、湖泊，是永遠的太平盛世。想起我，就去家後草地，看看陌頭上的紫斑風鈴草。

女兒的小腳像妳一樣，冰涼，記得，睡前兩人都要套上襪子。

高飛，妳的丈夫。」

（音樂聲漸漸淡去。背景古地圖變幻著，疆域、顏色呈現出光明、輕柔的色調。）

（燈光變化，說書人消失，老人與公子坐在中央石階上。）

燃犀人：我喜歡玩兒。

騎鯨客：喜歡玩兒什麼？

燃犀人：舉凡木雕、瓷器、白玉、鐘錶、鼻煙壺。

騎鯨客：喜歡小玩意兒。

燃犀人：大的也玩兒。

騎鯨客：多大的？

燃犀人：重機、跑車、遊艇、帆船。

騎鯨客：這……怎麼玩兒？

燃犀人：重機，就騎呀。

騎鯨客：騎去哪兒？

燃犀人：就……騎嘛，騎到哪兒算哪兒。

騎鯨客：漫無目標。

燃犀人：跑車，就開嘛。

騎鯨客：開去哪兒？

燃犀人：開到哪兒算哪兒。

騎鯨客：你們家有錢，燒油當喝水。

燃犀人：這不算什麼！我有個朋友，玩兒飛機。

騎鯨客：飛機？

燃犀人：人如其名，叫高飛。

騎鯨客：高飛，搞飛機。

燃犀人：家裡有錢，人也聰明，自己裝配了一架雙翼單引擎的小飛機。

騎鯨客：遙控飛機。

燃犀人：什麼年代？哪有遙控？人開的飛機。

騎鯨客：開飛機？

燃犀人：早晨醒來第一件事，擦飛機。

騎鯨客：跟愛車的人一樣。

燃犀人：中午以前，保養零件，中午以後，研究發展。

騎鯨客：發展什麼？

燃犀人：可以加裝在飛機上的各種裝備。

騎鯨客：嗯？

燃犀人：吃晚飯以前，發動引擎，暖機一小時。

騎鯨客：然後？

燃犀人：然後熄火，罩好帆布套，回家睡覺。

騎鯨客：不飛呀？

燃犀人：每個禮拜六，升空盤旋一次。

騎鯨客：挺有規律。

燃犀人：打從他十六歲起就這樣，週而復始。

騎鯨客：飛機控。

燃犀人：飛機停在他們家後頭的一片大草地上，起飛降落，都沒有障礙物。

騎鯨客：有錢有閒，真好。

燃犀人：時光匆匆，十年過去了，高飛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大老爺們兒。

騎鯨客：還在玩兒？

燃犀人：家人擔心他這麼一直玩下去，正事兒都耽誤了。

騎鯨客：什麼正事兒呀？

燃犀人：正經事兒。娶妻、生子。

騎鯨客：還是傳統觀念。

燃犀人：於是給說了一門親事，對方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，叫雙雙。

騎鯨客：聽起來不錯。

燃犀人：是不錯，這個雙雙，聰明伶俐，還善解人意，高飛說話的時候，她總是聽，不亂插話。

騎鯨客：好孩子。

燃犀人：高飛修飛機，雙雙一旁看著。高飛說飛機，雙雙聽著。高飛說飛機在天上飛的樣子，雙雙邊聽邊笑著。

騎鯨客：高飛好像比較喜歡飛機。

燃犀人：高飛還要開飛機，雙雙跟著。

騎鯨客：要帶她一起飛呀？

燃犀人：想得美！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高飛走在前頭，雙雙距離五步，跟著，來到草地上。高飛突然停下來，說「行了！到這兒就行了，別再跟上來。」說著手心朝下、手背朝上，擺擺四根手指，像是驅趕小狗似地，說「回去吧！」

騎鯨客：感覺怪怪的。

燃犀人：雙雙感覺怪怪的，卻又說不上是哪裡怪？

騎鯨客：太明顯了，高飛其實不愛她！

燃犀人：陌頭上，長滿一叢一叢的紫斑風鈴草。

騎鯨客：紫斑風鈴草？

燃犀人：中原地區常見的野花，小花像是吊鐘似的，叮叮咚咚，夏季開花。

騎鯨客：明白了。

燃犀人：那時端午節剛過，還沒開花，飛機凌空而起，四片銀色的翅膀反射陽光，帶起的風捲過草地，風鈴草刷……刷……呼應著。

騎鯨客：飛機飛走了。

燃犀人：雙雙站在田埂上，眼睛裡含著淚水。

騎鯨客：哭啦？

燃犀人：不，是飛機起飛揚起的沙塵。

騎鯨客：喔。

燃犀人：高飛在空中，調整方向，向著東南方飛去。

騎鯨客：嗯。

燃犀人：往下看，山巒起伏、層峰疊翠，蜿蜒的河水，聚落的人家。

騎鯨客：百姓安居樂業。

燃犀人：飛著飛著，出現了一塊一塊的湖水。

騎鯨客：湖水，怎麼一塊一塊的呢？

燃犀人：沼澤。

騎鯨客：哦！

燃犀人：剛好試一試飛機的新裝備。

騎鯨客：是……什麼？

燃犀人：水上氣墊。

騎鯨客：水上氣墊？

燃犀人：剛好適合在沼澤降落。

騎鯨客：挺先進的。

燃犀人：高飛停穩了飛機，發現角落樹叢裡，有一隻巨大的野獸。

騎鯨客：小心！

燃犀人：頭上長著寬寬的角，長長的臉，小小的眼睛，臉上還有鬍子。

騎鯨客：什麼怪東西？

燃犀人：是一隻「四不像」。

騎鯨客：四不像？

燃犀人：臉像馬而不是馬，角像鹿而不是鹿，頸像駱駝不是駱駝，尾巴像驢不是驢。

騎鯨客：四不像。

燃犀人：是「武王伐紂」的總司令官，姜子牙姜太公的坐騎。

騎鯨客：啊！對！

燃犀人：高飛放慢了動作，讓四不像別害怕。四不像其實是很溫馴的動物，就走近來，對高飛說……

騎鯨客：四不像會說話？

燃犀人：動物都會說話，只看牠願不願意說。

騎鯨客：喔。

燃犀人：牠說，自己是最膽小的四不像，同伴探險，牠不敢去。有獵人來了，牠跑得最快、躲得最遠，因此，同伴被獵殺殆盡，一一死去，牠卻獨活了下來。

現在，牠是大沼澤中，最後的一隻四不像。

騎鯨客：什麼？

燃犀人：牠讓高飛撫摸了頭上的大角，

騎鯨客：挺溫順的。

燃犀人：那天天氣晴朗，天光水影閃耀，四不像就這麼消失在天光水影之間。

騎鯨客：彷彿沒有來過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雙雙聽完高飛說的故事，心裡甜甜的。

騎鯨客：只聽了故事，有什麼好甜的？

燃犀人：欸！高飛是自己一個人去的，回來之後，又只跟雙雙說了故事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這個故事。

騎鯨客：傻丫頭。

燃犀人：雙雙心裡好感動，忍不住，就自己抱著高飛。

騎鯨客：太主動了。

燃犀人：於是，高飛到雙雙家提親，兩人就正式訂親了。

騎鯨客：太便宜他了。

燃犀人：然而，高飛還是要飛。

騎鯨客：都訂親了，該有點責任心了，還飛。

燃犀人：開飛機和訂不訂親，並沒有關係。

騎鯨客：那是不是該考慮，帶著未婚妻飛一趟呢？

燃犀人：想得美！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高飛走在前頭，雙雙距離五步，跟著，來到草地上。高飛突然停下來，說「行了！到這兒就行了，別再跟上來。」說著手心朝下、手背朝上，擺擺四根手指，像是驅趕小狗似地，說「回去吧！」

騎鯨客：又是這樣。

燃犀人：雙雙覺得，高飛應該說點什麼話。

騎鯨客：說什麼呢？

燃犀人：兩人既然訂親了，至少應該說兩句貼心的。

騎鯨客：趁著旁邊沒人，說吧。

燃犀人：但是，高飛什麼也沒說，頭也不回地，跳上飛機，發動引擎。

騎鯨客：太絕情了。

燃犀人：陌頭上，長滿一叢一叢的紫斑風鈴草，中秋節過後，紫花盛開，飛機凌空而起，四片銀色的翅膀反射陽光，帶起的風捲過草地，風鈴草叮噹……叮噹……呼應著。

騎鯨客：他又遠走高飛了。

燃犀人：草地上，雙雙孤單呆站著。

騎鯨客：傻呀！

燃犀人：明明心裡酸，嘴唇不自覺地往上翹、嘴角往下掛，但是，雙雙努力地拉高嘴角，勉強擠出笑容。

騎鯨客：這是何苦呢？

燃犀人：在家裡，大人再三教過，無論什麼情況下，在男人面前，一定要笑。不管自己心裡多不情願、不管心裡多委屈，都要保持笑容。因為，男人最不願意看到苦臉、臭臉的女人。多大的委屈、多大的冤枉，臉一臭，男人再也不理你，就再也找不回公道了。

騎鯨客：女人難為呀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雲頭上，高飛飛向西南方。

騎鯨客：西南方有什麼呢？

燃犀人：山巒起伏、層峰疊翠，蜿蜒的河水，聚落的人家。

騎鯨客：百姓安居樂業。

燃犀人：突然，變天了！一大團暴風雨攔在面前。

騎鯨客：快閃開。

燃犀人：高飛抓穩了控制桿，衝進去！

騎鯨客：追求刺激。

燃犀人：暴雨、旋風、閃電。在旋轉的雲裡有一大塊空間，陽光燦爛，從頂端射下來。

騎鯨客：太壯觀了！

燃犀人：便在此時，高飛看見正下方，是一個大湖，大到無邊無際。

騎鯨客：那是海吧？

燃犀人：啟動水面降落浮筒。

騎鯨客：還有水面浮筒？

燃犀人：他親手裝配的。飛機頂著強風、大雨，在水面降落，像艘水翼船似的，彈跳到岸邊。

騎鯨客：技術高超。

燃犀人：高飛綁好了飛機，才發現岸邊有人一直在看他。

騎鯨客：當地老百姓？

燃犀人：一隻巨大的白犀牛。

騎鯨客：誰？

燃犀人：巨大的四根蹄子、巨大的身軀、鼻頭一根長長的犀牛角。

騎鯨客：太恐怖了。

燃犀人：錯。犀牛一點也不恐怖，只要不招惹牠，其實也非常溫馴。

騎鯨客：還是離遠一點好。

燃犀人：犀牛從沒看過從天而降的人類，他對高飛說…

騎鯨客：犀牛也說話？

燃犀人：說自己是大湖畔最後一隻犀牛。原本是族群裡最勇猛的犀牛，逞兇鬥狠，

鬥敗了所有的公犀牛。多少次逃過獵人的捕殺，但就算勇猛，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殘忍的現實。

騎鯨客：那是？

燃犀人：群體滅絕，只剩下牠一個獨活下來，一樣是絕望。

騎鯨客：唉！

燃犀人：柳宗元的詩裡寫道「金節煌煌，錫質雕戈。犀甲熊旂，威命是荷」。

騎鯨客：古代軍隊的鎧甲，很多是犀牛皮做的。

燃犀人：傾盆大雨，雨水與湖水沒有了界線。

騎鯨客：上下都是水，都模糊了。

燃犀人：犀牛緩步走進湖水，終於沒頂。

騎鯨客：嗯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雙雙聽完高飛說的故事，心裡美美的。

騎鯨客：只聽故事，他自己又沒去，有什麼好美的？

燃犀人：欸！高飛回來之後，又只跟雙雙說了故事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的故事。

騎鯨客：傻女人。

燃犀人：雙雙心裡好感動，忍不住，就抱著高飛，親了親。

騎鯨客：太便宜了。

燃犀人：於是，高飛到雙雙家下聘，兩人正式拜堂成親。

騎鯨客：做了夫妻。

燃犀人：高飛決定，在新年到來之前，要再飛一趟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高飛走在前頭，雙雙距離五步，跟著，來到草地上。高飛突然停下來，說「行了！到這兒就行了，別再跟上來。」說著手心朝下、手背朝上，擺擺四根手指，像是驅趕小狗似地，說「回去吧！」

騎鯨客：總是這樣。

燃犀人：雙雙覺得，兩人既然已經拜堂完婚了，還要分別，就該擁抱。

騎鯨客：像這樣？

（公子冷不防地熊抱老人。）

燃犀人：走開！

騎鯨客：對不起……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陌頭上，一叢一叢的紫斑風鈴草，有些乾損凋零。快過年了，灰灰的天、低低的雲，眼看要下雪。

騎鯨客：就這樣的天氣，還飛呀？

燃犀人：高飛揚長而去，飛機很快就鑽進了雲裡。

騎鯨客：這人太執著了。

燃犀人：趁著呼嘯的風，雙雙放聲大哭。

騎鯨客：憋太久了。

燃犀人：眼淚、汗水、鼻涕、口水，一次都噴發了出來。

騎鯨客：痛快地發洩一場！

燃犀人：迎著北風，全結冰了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青青黃黃的，凍了一臉。

騎鯨客：什麼形象？快去洗乾淨！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這一邊，高飛一路向西北，在雲層裡鑽了很久，始終出不來。

騎鯨客：自找的。

燃犀人：看不見山巒起伏層峰疊翠，看不見蜿蜒的河水，看不見聚落的人家。

騎鯨客：但是百姓仍然安居樂業。

燃犀人：突然眼前出現一座山峰，插入入雲！

騎鯨客：多高的山呀！

燃犀人：山的半腰，有一處橫生出來的懸崖，一泓瀑布流瀉而下。

燃犀人：驚奇絕美的景色。

騎鯨客：高飛眼看無法正常降落，啟動半空磁浮裝備！

（頓。）

騎鯨客：你這到底是什麼年代？

燃犀人：不確定的年代，但總在二十世紀。

騎鯨客：太亂了吧？又雙翼飛機、又沼澤裝備、又水上浮筒，現在磁浮也用上了，時空錯亂！

燃犀人：我正在說一個故事，說故事，講究浪漫，是隨心所欲的。

騎鯨客：資料正確，故事比較可信。

燃犀人：信不信隨你。如果這麼在乎資料的正確，大可以去研究科學，不必浪費時間聽故事了。然而到頭來你也會發現，科學終究也是浪漫的，那些在乎正確的人，無非就是一群讀死書的呆子。

（頓。）

騎鯨客：我愛聽故事，我活該。

燃犀人：人的一生，能否說成故事？怎樣活過的人，敢說自己的生命，是一則故事？

騎鯨客：也對。

燃犀人：天空出現另一架飛機，從雲裡慢慢壓低、盤旋、降落……是一隻鳥。

騎鯨客：嗨！就一隻鳥。

燃犀人：一隻像飛機那麼大的，大鵬鳥。

騎鯨客：這……

燃犀人：大鵬鳥鼓動翅膀，在飛機旁邊盤旋，斜眼看著他，看了許久。

騎鯨客：沒見過？

燃犀人：從沒見過人類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牠說了。說自己是最孤傲的大鵬鳥，離群索居，一直往高峰峭壁上飛，不理會鳥群，以至於鳥群遷離了，牠都不知道，獨自被留在這座孤高的山峰上。

騎鯨客：又是最後一個。

燃犀人：岳飛出生的時候，他老娘做夢夢見大鵬鳥在他們家屋頂盤旋。

騎鯨客：所以岳飛字鵬舉。

燃犀人：岳飛一輩子，也是非常孤單。

騎鯨客：滿朝文武，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在抵抗金兵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牠對高飛說，「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，我送你一程。」於是把整架飛機抓起，直帶上雲層上端。

騎鯨客：那裡是同溫層，雙翼飛機是敞篷的，又冷又沒空氣，飛行員受不了。

燃犀人：高飛有吃氧氣口香糖。

（頓。）

騎鯨客：我真是多管閒事。

燃犀人：大鵬鳥等到飛機已經達到速度，鬆開雙爪。

騎鯨客：高飛自己飛。

燃犀人：牠收束翅膀，落入雲霧之中。

騎鯨客：啊……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雙雙聽完高飛說的故事，心裡痛痛的。

騎鯨客：不過是個故事，有什麼好心痛的？

燃犀人：高飛只跟雙雙說了故事，只跟自己的妻子分享了心痛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故事，只有他們兩個人能陪著彼此心痛。

騎鯨客：傻瓜。

燃犀人：雙雙心裡越想越痛，忍不住，緊緊抱著高飛。

騎鯨客：太主動了。

燃犀人：於是，在暖暖的被窩裡，他們恩愛。

騎鯨客：太……太理所當然了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春去秋來，整整過去了兩年多，眼看又過了端午節。陌頭上的紫斑風鈴草，開滿了叮叮咚咚的小花。

騎鯨客：夏天到了。

燃犀人：高飛和雙雙的女兒也滿周歲了。

騎鯨客：哎呀！真好。

燃犀人：雖然兩年沒飛，但高飛還是經常保養、發動飛機，他在進行一項重大改裝工程。

騎鯨客：那是？

燃犀人：改裝成雙座，他要帶著妻子、女兒，全家遨遊，去到那些神話傳說的世界。

騎鯨客：太棒了！這才對嘛！

燃犀人：然而，七月，傳來壞消息。

騎鯨客：怎麼了？

燃犀人：帝國的紅太陽，從東方大海上升起，帝國的軍隊踐踏了土地，百姓再也無法安居樂業。河水裡躺著屍首，聚落中滿是野鬼。

騎鯨客：山河變色了。

燃犀人：高飛一句話也沒說，把原本銀色的翅膀、鮮亮的機身，都塗抹成深沉的顏色。

騎鯨客：嗯。

燃犀人：寫好了一封信，收在飛行裝的口袋裡。

騎鯨客：那封信。

燃犀人：最後一次抱抱女兒、最後一次親吻妻子。毅然跳上飛機，鷹揚而去。

騎鯨客：欸。

燃犀人：陌頭上，紫色風鈴草歡愉地合唱，為高飛送行。

騎鯨客：去吧！

燃犀人：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，堅定高飛過去。

騎鯨客：好！

燃犀人：草地上，雙雙抱著女兒，望向東方，早已不見了高飛的影子。

騎鯨客：這次不知道還回不回來？

燃犀人：女兒正在牙牙學語，在懷中問道「爸爸……回來？」

騎鯨客：小孩子不懂。

燃犀人：雙雙沒有把握，這次還能不能把丈夫盼回來，聽他說那些讓心頭甜甜的、美美的，哪怕是痛痛的故事？但是她打定了主意，就算高飛一去再也不回來，她也要噙著淚水，展開歡顏，暢快地笑。

（音樂起，燈光變化。）

三·【人門·二寶】

（音樂聲，從柔美明亮轉變為變形詭異，仔細聽辨，是那首有名的「小毛驢」。）

（舞臺一角燈亮，九天君在光圈裡唱歌，速度平緩而柔美。）

九天君：（唱）我有一隻小毛驢，從來也不騎。

有一天我心血來潮，騎著去趕集。

我手裡拿著小皮鞭，心裡正得意。

不知怎麼嘩啦啦啦啦，摔了一身泥。

（燈光變化。背景古地圖變幻，顏色變成無色的灰階。老人與公子還在場中央。）

燃犀人：我愛玩兒。

騎鯨客：都玩兒些什麼？

燃犀人：遊山玩水。

騎鯨客：怡情養性。

燃犀人：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。

騎鯨客：也是為了增廣見聞。

燃犀人：在外面跑，一不小心，就會玩兒瘋了。

騎鯨客：玩兒夠了，該回家了。

燃犀人：玩兒，還有夠的？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回家，無非是因為累了，回窩裡休息休息。

騎鯨客：功能性的。

燃犀人：我媽常說，「這孩子回家，算是撿著的。」

騎鯨客：拿家當旅館了。

燃犀人：其實我這種個性，其來有自。

騎鯨客：怎麼說？

燃犀人：我父親，就愛在外頭跑。

騎鯨客：遺傳。

燃犀人：我父親，當年離家，就是因為覺得好玩兒。

騎鯨客：怎麼說呢？

燃犀人：當時只有十四歲，中學生。有一天，校長宣布，要到外省采風實習，自由參加，吃住交通，費用全由學校負責。

騎鯨客：真好康。

燃犀人：我爸報名參加了。

騎鯨客：愛玩兒嘛。

燃犀人：他的三哥，我的三伯，剛上高中，也參加了他們校長主辦的外省實習團。

騎鯨客：怎麼大家都要外省實習呀？

燃犀人：內戰爆發了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藍軍、紅軍都需要補充兵員，就唬弄學生。

騎鯨客：幹嘛？

燃犀人：所謂實習，其實就是當兵。前線年長的兵戰死，這些小的，就要上去補充，當砲灰。

騎鯨客：這麼慘？

燃犀人：更慘的是，我爸不知道，他的校長是藍軍。我三伯也不知道，他的校長是紅軍。

騎鯨客：兄弟分屬不同陣營。

燃犀人：萬一真到了戰場上，親兄弟舉著槍桿子，互相瞄準了，這……開不開槍？

騎鯨客：這怎麼開得了槍？

燃犀人：還好，在悲劇發生之前，就已經分出了勝負。

騎鯨客：還好。

燃犀人：三伯那邊獲勝，衣錦還鄉，我爸這邊戰敗，灰頭土臉。

騎鯨客：親兄弟際遇不同。

燃犀人：大家苟活於亂世，終究算是保全了性命。

騎鯨客：這就萬幸。

燃犀人：還有那些死了的、不知去向的，在荒山野嶺做了孤魂野鬼的。

騎鯨客：太可憐了。

燃犀人：想回家，還找不著路。

騎鯨客：更可憐。

燃犀人：我爸有個同學，叫姜二寶，就往外頭瞎逛了很多年。

騎鯨客：什麼意思？

燃犀人：內戰結束了，還不回家，還在外面亂跑。

騎鯨客：愛玩兒呀。

燃犀人：原本十幾個同學，逛著逛著，剩下五個。

騎鯨客：去哪兒了？

燃犀人：回家的回家，回老家的回老家。

騎鯨客：喔。

燃犀人：剩下五個人，都是老鄉，決定一起回家吧。

騎鯨客：回家最好。

燃犀人：但是，這幾年在外面混得不怎麼樣，無顏見江東父老。

騎鯨客：好面子。

燃犀人：至少該給爹娘帶點禮物。

騎鯨客：還算有良心。

燃犀人：有人從店裡偷了雙鞋。有人從飯館桌上偷了頂帽子。有人從別人家的晾衣架上偷了件外套。有人從妓院裡偷了床被子。

騎鯨客：欸！幹嘛都用偷的？

燃犀人：不然呢？

騎鯨客：喜歡什麼，用錢買呀。

燃犀人：哪有錢？

騎鯨客：沒錢？

燃犀人：打了敗仗的幾個逃兵，根本流落鄉里，要飯了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打算一路走回家鄉。

騎鯨客：那得走多久啊？

燃犀人：好幾年過去了，這幾個人，根本摸不清方向，偶爾能混到一頓吃的就不錯了，也就逐漸忘記了回家。

騎鯨客：錯亂了。

燃犀人：由於打仗打到最後，跑到了東南方。而家鄉在西北方，於是，幾個人憑著直覺，一路往西北而來。

騎鯨客：還可以。

燃犀人：這一日，來到一條大河邊，剛好有個渡口，得等擺渡的船家。

騎鯨客：嗯。

燃犀人：肚子餓了，鑽進河邊樹林子裡找找？

騎鯨客：那能有什麼？

燃犀人：嫩草、樹葉，幸運的話，河灘上能撿到活螃蟹，林子裡要有野兔野雞，那就更美啦！

騎鯨客：倒是不錯。

燃犀人：穿過樹林，居然有一個菜園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園子裡的白菜，長得是又肥又高。

騎鯨客：可以飽餐一頓。

燃犀人：眾人仔細一瞧，咦？一個涼棚，裡面一張長桌，桌上擺滿了東西。

騎鯨客：東西？

燃犀人：吃的東西。

騎鯨客：都有什麼？

燃犀人：新鮮的黃瓜、煮好的玉米、蒸好的地瓜，大餅、饅頭、窩窩頭。

騎鯨客：都是尋常食物。

燃犀人：插著一塊牌子，寫著兩個字，「自便」。

騎鯨客：這麼好？

燃犀人：二寶覺得奇怪？

騎鯨客：有什麼奇怪？

燃犀人：這樣偏僻的地方，還有人家？還有糧食，供應過往行人客商？

騎鯨客：是有點可疑。

燃犀人：那些仙狐鬼怪小說裡，經常就會出現這些好事，迷惑眾人。

騎鯨客：書也看了不少。

燃犀人：眾人舉棋不定，吃還是不吃呢？

騎鯨客：餓了，就吃吧。

燃犀人：菜園子的另一頭，傳來歌聲。

騎鯨客：誰？

燃犀人：一位大娘，一邊澆水，一邊唱歌兒。

騎鯨客：唱什麼呢？

燃犀人：（唱，有西北口音）「我有一頭小毛驢兒，從來不騎，有一天我高了興，騎著去趕集。」

騎鯨客：好像跟剛才他唱的（指九天君）有點不一樣？

燃犀人：一般唱的是國語普及版。這位大娘唱的，是西北鄉音的原汁原味版。

騎鯨客：喔！原始唱法。

燃犀人：（續唱）「我手裡拿著小皮鞭，嘑啣個嘑兒嘿！霹哩啪啦嘩啦啦啦啦，摔了一身泥！」

騎鯨客：嘿，這個唱法很新鮮。

燃犀人：必須是道道地地的老鄉，才懂得的唱法。

騎鯨客：是是是。

燃犀人：幾個小伙子聽著聽著，都愣住了。

騎鯨客：聽到鄉音了。

燃犀人：好久沒有聽到這個唱法，太親切了。

騎鯨客：家的感覺。

燃犀人：聽到這首家鄉民謠，證明了，大家已經回到家鄉了？

騎鯨客：這才發現。

燃犀人：姜二寶大聲喊，「這位大娘！這些東西，我們……都可以吃的嗎？」

騎鯨客：多此一問。

燃犀人：大娘聽見有人呼喚，放下工作，過來見面。看見這幾個小子，不免愣住了。

尤其對著姜二寶，上下打量了好一會兒。

騎鯨客：怎麼了？

燃犀人：大娘說「看來，你們都是當兵的學生。跟我兒子一樣，盼了好些年了，他始終沒回來。我就希望，他在外頭別餓著，總有那些好心人，能給他點兒吃的。所以我這麼做，就是希望得個好報應。」

騎鯨客：好單純的願望。

燃犀人：「吃吧，別客氣。」

騎鯨客：吃吧。

燃犀人：大娘在一旁，看著幾個小伙子吃東西，眼神就沒離開二寶。

騎鯨客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燃犀人：大娘忍不住了，對著二寶問道，「小伙子，家在哪兒呀？」

騎鯨客：問這幹嘛？

燃犀人：二寶沒回答。

騎鯨客：陌生人問話，是該小心。

燃犀人：倒不是防備，而是……他忘了？

騎鯨客：忘了自己家？

燃犀人：愣在那兒老半天。大娘又說了，「我那兒子，恐怕跟你一樣，在外頭玩兒瘋了，連家在哪兒都忘了。」

騎鯨客：很多人都有這毛病。

燃犀人：「小的時候就走丟過一次，走丟了三天，自己又回來了，也說不清楚去了哪兒。」

騎鯨客：還回來了，運氣好！

燃犀人：「希望這次他也能想起來，終究能夠回來。」

騎鯨客：做娘的，總盼著兒子回來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二寶說話了。

騎鯨客：說什麼？

燃犀人：「在軍隊裡，長官要我們寫平安家書，向家裡報平安。」

騎鯨客：以免家人擔心。

燃犀人：「我們每個人都寫了。」

騎鯨客：哦？

燃犀人：說著，二寶從上衣左邊口袋取出一張紙片。

騎鯨客：這是第一封信。

（燈光變化。說書人一角亮。）

九天君：（讀信）「母親大人膝下敬稟。

國難當頭，匹夫有責，兒響應委員長之號召，投筆從戎，已匆匆過去一年。眼下，日寇雖滅，匪黨未除。我中華兒女，必須團結一心，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幸福、為河山社稷的長治久安，努力奮鬥。我軍屢屢告捷，奏凱之日不遠。母親企予相望，兒豈能不知？還望相忍為國，待得勝利返鄉，兒必當日暮不離，承歡膝下。
兒，二寶敬筆。」

（燈光變化。焦點轉回舞臺中央二人。）

騎鯨客：這封信……聽起來……假假的？

燃犀人：為求「正確」，不得不為。

騎鯨客：「正確」？

燃犀人：所有的學生，都按照標準格式，寫了一樣的信，放在軍裝上衣，左邊的口袋裡。

騎鯨客：按照規定的呀？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二寶讀完了信，對大娘說「您要是收到您兒子寄來的這麼一封信，千萬別相信。是騙您的。」

騎鯨客：他給說穿了。

燃犀人：大娘又給學生們做了晚飯，二寶點的，清湯麵魚兒。

騎鯨客：太好了。

燃犀人：學生們來到渡口，當晚，睡在渡口的棚子裡。肚子吃飽了，一夜好眠。

騎鯨客：那是當然。

燃犀人：隔天天亮，渡船到了，二寶遲疑了。

騎鯨客：怎麼？

燃犀人：想起那位大娘，準備了好多吃的，不如再去跟她多要些乾糧，帶在路上，免得挨餓。

騎鯨客：都餓怕了。

燃犀人：三位同學上了渡船，約好對岸相見。一位同學陪著二寶，回到大娘家。

騎鯨客：好吧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狀況有點不對？

騎鯨客：怎麼了？

燃犀人：菜園子一夜之間變成了荒地，涼棚子沒了，桌板上擺著幾個槓子頭。

騎鯨客：這是？

燃犀人：最詭異的是那位大娘。

騎鯨客：她？

燃犀人：一夜之間，蒼老許多，原本挺精神的中年人，怎麼就白了大半的頭髮呢？

騎鯨客：這？

燃犀人：她看見二寶折返回來，情緒十分激動，握著他手，掉著眼淚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騎鯨客：他自己的兒子不回來，對二寶產生了移情作用。

燃犀人：大娘說「小伙子，我再一次問你，家在哪兒啊？」

騎鯨客：想起來了嗎？

燃犀人：「我那兒子，十二歲逃家，跟幾個同學逃到山裡去，故意躲著不回家。村裏人找啊！好幾家人的孩子哪！還以為是遇到壞人，騙去給賣了。結果，七天之後，幾個臭孩子，跟沒事兒一樣，回家來了。我一句也沒罵他。回來就好……回來就好……」

騎鯨客：娘，總盼著兒子回來。

（長長的停頓。）

燃犀人：二寶從上衣右邊口袋，取出一張紙片。

騎鯨客：這是第二封信。

（燈光變化。說書人一角亮。）

九天君：（讀信）「娘，近來可好？

兒在外三年，無時不盼著能早日返家，兒在南方，工作、家庭兩方得意，還不曾請示母親，兒已私自結婚，且育有一子，祈盼母親大人原諒。

殲滅匪黨的任務，已到了最後關鍵時刻，兒在軍中，擔負重大責任，不敢擅離職守。但盼永享太平的日子，早日到來。

不孝兒，二寶。」

（燈光變化。焦點轉回舞臺中央二人。）

騎鯨客：這封信還是怪怪的。

燃犀人：必要之謊言。

騎鯨客：怎麼說？

燃犀人：明明在敗，偏說自己快要勝了，還編出成家立業的謊話。

騎鯨客：有必要嗎？

燃犀人：當然有必要。

騎鯨客：信寄給老娘，老娘會信嗎？

燃犀人：信不會寄給老娘，信是放在軍裝上衣右邊口袋裡的。

騎鯨客：內容不可信。

燃犀人：他自己相信就行啦。

騎鯨客：這……

燃犀人：有很多話，是說給自己聽的。多麼不可思議的謊話，多說幾遍，自己相信，也就夠了。

騎鯨客：騙自己？

燃犀人：當天晚上，大娘親手為二寶和同學，做了酸辣涼皮兒。

騎鯨客：好東西！

燃犀人：吃好了，同學說該去等船，二寶想和大娘多說話，就讓同學先去。

騎鯨客：一老一小，投緣了。

燃犀人：大娘讓二寶躺在榻上，搨著一把芭蕉葉兒，說著故事，什麼「武王斬龍做臊子」囉，「哪吒鬧龍宮」囉，「姜子牙大破誅仙陣」囉。每一個故事聽起來是那麼的新鮮，卻又那麼熟悉，彷彿以前早就聽過似的。

騎鯨客：喔？

燃犀人：一覺醒來，天色大亮！

騎鯨客：這？

燃犀人：睡過頭了！

騎鯨客：哎呀！

燃犀人：二寶急急穿過樹林，來到渡口，同學已不見蹤影。

騎鯨客：早走了。

燃犀人：不知怎地，二寶反而有一種慶幸，慶幸自己又可以多留一天。

騎鯨客：好嘛。

燃犀人：慢慢走回大娘家，發現更不對了？

騎鯨客：怎麼？

（停頓。）

燃犀人：田園荒蕪不說，房子也垮了一半。

騎鯨客：一夜之間，又變了！

燃犀人：就連四周的樹林，也乾枯了一大片。

騎鯨客：這地方果然鬧鬼呀！

燃犀人：榻上一個老人，枯槁的身形、散亂的白髮，看不出來還活不活著？

騎鯨客：恐怖！

燃犀人：二寶直覺喊了一聲，「大娘？」

騎鯨客：是嗎？

燃犀人：老人動了一動，側身起床，問道「誰呀？」

騎鯨客：不認識了嗎？

燃犀人：「是我呀，姜二寶。」

騎鯨客：是呀。

燃犀人：「你又來啦？還有什麼說法呀？」

騎鯨客：這話什麼意思？

燃犀人：二寶從棉衣的夾縫裡，又取出一張紙片。

騎鯨客：這是第三封信。

（燈光變化。說書人一角亮。）

九天君：（讀信）「娘，好幾年過去了。兒在外，好想您，好想念在家的日子。在外地，諸多不便，也得為了生活，多多努力。兒工作繁重，一旦有了時間，必定飛也似地，返家探望。盼望娘在家中，身體健康，精神愉快。兒，二寶。」

（燈光變化。焦點轉回舞臺中央二人。）

騎鯨客：這封信寫得好多了。

燃犀人：是吧。

騎鯨客：但還是有漏洞，好像還在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。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老太太對信的內容，沒什麼反應，還是直盯盯地看著二寶。

騎鯨客：太恐怖了。

燃犀人：坐在榻上，兩手撐著身子，顛顛巍巍，問道，「小子，我問你的話，始終還沒答我，想起家在哪兒了嗎？」

騎鯨客：怎麼還問？

燃犀人：二寶對大娘說「我可以有個額外的要求嗎？」

騎鯨客：是什麼呢？

燃犀人：「可以請您再唱一次『小毛驢』嗎？」

騎鯨客：這？

燃犀人：「不知怎麼的，那天聽您唱，特別感到親切，想再聽一次。」

騎鯨客：那？

燃犀人：老大娘站起身來，搖搖晃晃，擺好了架勢。清清嗓子，就要唱了。

騎鯨客：唱吧。

燃犀人：（唱，西北口音）「我有一頭小毛驢兒，從來不騎，有一天我高了興，

騎著去趕集。我手裡拿著小皮鞭，嘖嘖個嘖兒嘿！霹哩啪啦嘩啦啦啦啦，『我』摔了一身泥！」

騎鯨客：這個唱法多別緻。

燃犀人：二寶聽了，愣在當場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騎鯨客：怎麼了？

燃犀人：這個唱法，別人只當是原汁原味，但對二寶而言，有特殊意義。

騎鯨客：哦？

燃犀人：最後一句「霹哩啪啦嘩啦啦啦啦，『我』摔了一身泥！」，多了一個「我」。

騎鯨客：有什麼意義嗎？

燃犀人：這是二寶他娘的特殊唱法。小時候，娘總是讓二寶騎跨在大腿上，抖著腿，唱「小毛驢」，顛顛嗒嗒的，彷彿在騎驢。

騎鯨客：比現在投幣式的電動小馬要實惠。

燃犀人：每唱到這一句，「『我』摔了一身泥！」的時候，娘會故意把腿抬高，順勢將二寶一抱，向上拋飛。二寶總在此時，尖叫狂笑。

騎鯨客：原來就是娘啊。

燃犀人：「知道我愛吃清湯麵魚兒的，是我娘。知道我愛吃酸辣涼皮兒的，是我娘。知道我愛聽的故事，是我娘。知道該這麼唱「小毛驢」的，是我娘。」

騎鯨客：這才認出來。

燃犀人：天，又要亮了。二寶完全想起來，這兒，就是自己家，花了這麼多年，他才找到回家的路，花了好幾個晚上，才認出自己家。說了那麼多的話，才聽出來，眼前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婦人，是自己的親娘。

騎鯨客：一個年輕人，怎麼會這麼遲鈍呢？

（頓。）

燃犀人：戰場上，一顆砲彈早就結束了他們幾個的生命。

騎鯨客：啊？

燃犀人：過度的驚嚇，三魂七魄走散了，花了好幾年的時間，才聚攏了精神，想起該回家。

騎鯨客：可憐哪。

燃犀人：幾個孤魂野鬼，找不著回家的路，幸虧到了亡靈渡口，有人接應。

騎鯨客：幸運哪。

燃犀人：也就這麼巧，二寶的娘還活在世上，還在等他回家。也就是這冥冥中的巧妙安排，二寶的魂魄，分了好幾次才都到家。

騎鯨客：緣分哪。

燃犀人：老太太一等，就是三十年哪！

騎鯨客：娘，就是盼著兒子回來。

燃犀人：「娘，兒想起來了，兒寫好了一封信，現在可以當面唸給娘聽。」

騎鯨客：還有信？

燃犀人：「這封信，兒在心中寫了千百遍，每一個字都反反覆覆，深深地烙印在兒的心頭。那是這麼多年來，唯一想對娘說的話。」

騎鯨客：真心話？

燃犀人：真心話。

騎鯨客：不說謊？

燃犀人：不說謊。

騎鯨客：絕不長篇大論？

燃犀人：這封信非常短。

騎鯨客：絕不咬文嚼字？

燃犀人：只有一句話。

騎鯨客：絕不矯情做作？

燃犀人：實話實說。

騎鯨客：那說吧。

（燈光變化，舞臺一角燈亮，九天君在光區裡，微笑，看著。）

燃犀人：娘……（長長的停頓。）兒……回來了。

（音樂聲，清淡柔美的「小毛驢」。）

（背景地圖的顏色，像是燃燒起來一般。）

四·【龍門·大智】

（燈光變化，場中央只有九天君一人。）

九天君：我喜歡玩兒，但是，偶爾，會玩到自己。

常聽人說「大智若愚」。這是蘇東坡的文章，所謂「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」。真正的勇敢與智慧，都不必刻意彰顯於外表，讓人看不出來。這是呼應《老子》的哲學，「大成若缺，大盈若沖，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」看似殘缺，看似空虛，其實作用無窮。人的正直、靈巧、辯才，都可以藏在笨拙的背後。藏著，就是為了讓人不知道。善於隱藏，好等候、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時機。

我就有個名叫「大智」的小學同學。他哥哥相當不對勁，籠統說，就是明顯缺了點「智」，所以，弟弟一出生，父母盼望能在他身上，把「商數」補足吧？可惜事與願違，「大智」絕不可說是痴呆，但很難說是不是弱智，怕是也缺了些商數。當年，特殊教育的觀念與制度不發達，大智兄弟只能在一般小學生群裡吊車尾，遭受男同學推推拍拍，偶爾有仗義女同學給抱抱呼呼。

我是個「賊炮」小鬼，平日哪看得上大智？別說絕不會欺負他，沾都不想沾他。

那天翹家不甚順利，球鞋踩到狗屎，刷洗了，在簷下晾著，濕啪啪的還不能穿，短褲T恤又配不得黑皮鞋，逼得踩著人字拖就急急出門。小時候不能完全體會，媽何以非睡午覺不可？一睡就著，呼呼哈哈地。卻總要捎上我，熱烘烘的八月，港裡的海味兒順著風飄進村子，呼喚著玩耍，小學生睡個什麼午覺，翹頭吧！

我家前庭有一小院，裝著老式鐵門，門內佩掛插銷，橫插穩妥，別進焊好的鐵片頭，小洞還能掛上一個大鎖頭，門外則是兩個成對的小洞鐵片，也

可以從外部上鎖頭。家裡還有人，則不便由外部上鎖，會將家人反鎖，但出門時正趕上家人不方便來掩門，那麼出門的人，既要把門帶上、又不能任由大門敞開，就需要「手法」。這個，我很熟練。掩門的技巧，是要將插銷預先拉長，拉到將近二分之一位置，兩扇門同步對關，令插銷緩緩對入孔中，門掩齊的同時，插銷也就位，至少發揮二分之一的功能，只要不踹門、不颯大風，門不會自己滑開。就那麼巧，瞄見門邊牆角的釣魚竿，前兩天剛在院裡玩過，只是沒池子、沒魚，釣空氣。不知哪兒來的福至心靈，順手抄走了釣竿。曝烈的豔陽，地面都飄起熱暈，一雙人字拖，磨得薄薄，且已經嫌小，後腳跟有一點踩出邊緣，平常少穿，也就不急著換。盡量找樹蔭、牆影，免得走不多遠，鞋底都要燙化掉。

我家住在一座古城西門內。古城建於十九世紀初，踩著龜、蛇二山，建構城垣，成玄武之勢。蛇山，咬著南門邊的城牆，出南門，沿著城牆走，便可來到東門，從那兒爬牆玩兒，很有趣。

東門外有一小舖，我交出五毛錢，老闆給了我三顆粉紅色的泡泡糖。

（突然人聲嘈雜，激流水聲、呼喚聲，聽不清楚話語內容。）

（老人與公子急忙上。）

燃犀人：是在喊什麼呢？

騎鯨客：船來了！是我們的船來了？

燃犀人：是嗎是嗎？

騎鯨客：是！喊的是我們的名字。

燃犀人：走吧！

（二人向九天君道別。）

騎鯨客：告辭了。

燃犀人：就此別過，咱們……

（九天君阻止他往下說。）

九天君：天長地久的，誰也說不準，還是不要亂許承諾吧。

燃犀人：那就……珍重。

騎鯨客：再會！

（老人與公子向著河的方向離去，下。背景地圖消失不見。）

（渡船接走了燃犀人以及騎鯨客。九天君向著遠方揮手送別，顯得依依不捨，場上，又剩下他一人。）

九天君：大智便是在這個時候喊了一聲。

（略一停頓。）

原來他家住在這兒！看我拿著釣竿，他問道「要去釣魚啲？」也不知道哪來的無聊，順口回道「是呀，走吧！」給了他一顆泡泡糖，其實想打發他，順勢拽開步子就走。萬沒料想，他居然癡癡地跟上來了！順著城牆走，自然而然來到龜山腳下，一環旋，潭水就在眼前。水裡自然有魚，釣竿在手，就……釣吧！走到水邊乾看。連大智都懂「用什麼釣？還沒有挖蚯蚓？」我當時也就十歲，居然就能說「姜太公釣魚，並不用餌。我也可以，就用空鉤。」

便在此時，一個穿著汗衫、短褲、拖鞋的中年人，騎著一臺重型腳踏車，有頭燈、車尾大貨架那種，而且絕對是黑色，支起了車，開始咆哮。糟糕！說什麼？這可擊中了十歲兒童的「罩門」。我的語言天才，靠左鄰右舍長

輩培養，平淡的北方話，能仿效口音對應，困難的南方話，專注傾聽，也能知其要義。但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？那位阿伯，嘖嘖地說，並不需要回應，語句間，出現了好幾次「加美賽」？想起來了！對面和隔壁的兩位伯母，在院裡打毛線的時候，都用類似的話語聊天，所以，零散的幾個字彙，有點概念。於是，我吐掉了嘴裡的泡泡糖，只要一聽到他說「加美賽」，我就插嘴，回以「哇母栽。」

這大概激怒了他，「哩母栽？」伸手一把奪去了釣魚竿！可不放手！他居然上車，直接騎動車子。我穿著一雙又薄又小的人字拖，怕摔跤，只好放手。釣竿，被搶了？

怒火遠大於驚怕。問身旁的大智「你聽得懂說什麼嗎？」大智居然點頭。「他剛剛說什麼？」大智說「他說這邊不准釣魚，釣竿要沒收。」可是我沒有釣魚呀！拿著釣竿，站在水邊，連魚線都沒鬆開、魚鉤都還沒沾水呢！責怪大智「既然聽得懂，為什麼剛剛不說話？」大智嘴巴半開開，嚼著泡泡糖，一撇一翹，像個吳郭魚似的，卻不出聲。怒沖沖地循著腳踏車離去的方向，試圖找回釣竿。路過一對水中寶塔，兩座寶塔之間的入口，有一「放生池」，裡面滿是烏龜！心想，搶我釣竿？總得帶點什麼回去，下池撈龜！跨過欄杆，腳踩池緣，左手攀著根鐵柱子，連水都沒碰到，右手滿握一隻縮整的中型烏龜。有點滿意這個「收穫」，雖不是真用釣竿釣的，也算是報償。悠悠地，彷彿按照參觀計畫，進塔逛逛。

塔中有壁畫「地獄十殿閻羅」，哇！該恐怖的情節，十分恐怖！炮烙、拔舌、釘板、鋸腰，而且不論男女，都是光著屁股的。

秦廣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閻羅王、卞城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、轉輪王。十殿閻王的造型千篇一律：黑鬍子大官、白鬍子大官、長鬍子大官、短鬍子大官、沒鬍子大官、大官大官、大官大官，以及……大官。真煩哪！

出塔外，猶豫是否該繼續帶著這隻縮頭烏龜，牠彷彿探知了我的腦波，突

然冒出頭腳，亂撥亂划，嚇我好一大跳！手一鬆，撲通！落入潭中，化龍而去！

無聲的大智還跟著。問他「自己回得去嗎？」他點頭。自以為澄澈，多囉唆一句，提醒看似渾沌的大智「沿著城牆走，看見城牆，就能回到村子。」大智無聲，嘴裡還在嚼著泡泡糖，擺擺手，分頭而歸。與潭水相連的是古城北門，不知不覺，已經自西、由南、而東、到北，繞城一圈了。進了北門，順著西牆護城渠走，就是我家了。豔陽偏西，老媽還沒開始找人，便已回到自家門口，彷彿從未走遠。

感覺口袋鼓鼓的，還有一顆泡泡糖。卻發現另一張泡泡糖紙的字條，「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。」是大智寫的？什麼時候塞在我口袋裡的？人的靈巧，可以藏在笨拙的背後。藏著，等候對自己有利的時機。那顆還沒有吃的泡泡糖紙裡，也寫了字……「下次不要釣魚，烤地瓜就可以了。」

（音樂起，平和而優雅。燈光變化。）

（人聲嘈雜。九天君望向聲音來處。）

九天君：喲，瞧瞧，又來人了，又是兩位。聽聽他們有什麼謊話要說？

（音樂持續，燈漸暗，乃至全暗。）

劇終

2018台灣文學獎
創作類劇本金典獎

複審、決審會議紀錄